諸儒述概

五至八冊(上)

卷一至二冊

二

ORIENTALIA
CHINESE
Y
B962
W95

V
B962
W95

2

册 5
卷 11-15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一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莆田同寅林烇章校

二程論學

○以下述外誘之槩

○人之失學幼便壞了及長則又為凡百玩好所奪卒以無成學者須猛省克去那邊既無所奪則此處自有專功故首之以此孔子言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孟子言求放心其意亦為此耳

口內卷數字頭刻錯已經改过字誤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雖天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銷鑠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耳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自幼子常視母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便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四十而後使仕然後志定只營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外面好不知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

580875
Je. 11, 1940

了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于書劄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是喪志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醝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明道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柰煩明道問君實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自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爲形氣所使而不自知哀哉

學者既無外誘便可收斂身心然收斂之道自誠敬始

端伯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伊川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缺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

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怠慢之心生矣

閑邪則固主一矣然不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知是內如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劉元承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如何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則誠自存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辟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有一事

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今夫瓶罌實內雖江海之浸無所自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若主於敬焉有此患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則

無二三矣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媿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今學者敬而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禮是自然底道理只恭而不自然故不自在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循理而已

嚴威儼恪非致敬之道但敬自此入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寫好只此是學（陽明曰所學又是甚事知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襍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尤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吾人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立誠主意功夫固不分動靜然惟靜可以制動則靜尤要焉

惟靜者可以為學

伊川指水盆曰清靜中不可着一物若着物便搖動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明道謂游謝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曰某等無可行者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源本源稍定則又恐其逐物須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一箇着落

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誠敬矣靜坐矣然知識不精思慮淆雜則有忽入於僞妄而不自覺者

明道言學在知其所有又要養其所有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進也故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又曰知至至之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先光照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沿而不自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謂要力行亦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若不知只是覷却如學堯行事然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

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淺深學者須是真知纔真得便泰然行將去

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既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皆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人知不善而猶為之是未嘗真知若真知則不為矣

○古人謂知之非艱吾謂知之亦未易今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若未嘗知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問有知之原當俱禀得曰不曾禀得何處交割得來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或又謂許太虛曰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問學者多流于釋氏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感之矣

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小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

以上述知識之槩

思曰膚思久後膚自生若只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一事蓋人之知識于這裏蔽着雖強思亦不通也

元承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致知則思思則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常人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古人言樂循理纔到樂時自不須勉强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是上一等事

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見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慮至此而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

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

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曰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于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擾無度雖正亦邪

呂與叔嘗患思慮多不能驅除伊川曰此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蓋其空疎無緣作得主定若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即思也

忘物與累之心等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搖動無須臾停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君實自謂得術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知識真思慮定然後可以力行然力行只在倫常此根本之學也不然即博物洽聞不過文人墨士耳故古人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與

和靖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

有人問明道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元承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人視父

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乃可任醫或曰已未能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正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如畫工然他却識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明道曰病卧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故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以為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于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在他人則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理而已

今人豈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食父母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衣父母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於己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却輕于己之子甚若仇敵然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如何曰但當起敬起孝以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

友愛之道而已

元承問第五倫視己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心便是私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兄弟之子猶己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有私心看了孔子曰父母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己之子與兄之子所增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人多以其形故視己之子異于兄之子甚不是矣

問妻可出乎曰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乃以出妻為醜行將此做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吾人脩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知與不知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

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自當知之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

明道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

伊川曰世人多慎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伊川曰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餓死故有此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以上述處倫之槩

學文者學得一事只一事學得二事只二事充類至於千百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辟如學書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伏養之直須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立定後有所進立則三十而立進則吾見其進也有進而於於立則進而

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適道立是可與立也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擾也故善學者臨生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
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
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則所用莫非中理
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見其一二
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
但不有諸己須用知巧亦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然
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
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
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懌
沛然而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
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
聖賢曰學道而致心疾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問人之學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覺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濶步及其難處便止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聖道不可形象非實難也然人弗為耳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辟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凡學之襍者終則是內不足辟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明道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明道言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盖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迫切觀天地之化可知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綽綽有餘裕既得後却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以上述修德之槩

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辟如水流而為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却謂之流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此四者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慱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慱愛然便以慱愛為仁則不可

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一箇公字公只是人之理

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思索若心懈則有防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須却存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明道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禮義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義莫不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伊川曰天下事大患只畏人非咲不養車馬食麄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

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故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以上述心性之槩

明道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明道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莫說道將一等事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棄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于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氣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曰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其餘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做官奪人志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以未學爲已學

以上述立志之槩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
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
人何為迫切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
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
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絶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
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
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

氣質沉靜于受學為易
多聞識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至成德方可自安
明道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
此箇學是終身事業果能顛沛造次必于是豈有不
得道理若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明道曰不學便老而衰
明道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伊川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
醒也莫不醜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

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駛且懼矣

伊川曰頤少時讀書貪多如今都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着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彥明問為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

以上述向學之槩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人語言急緊莫不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盖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先生見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人惡多事或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以上述言行之槩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則杜甫詩是世界上實有者他能念得却有此理以至死者託夢亦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必死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時忽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其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二三日有漁人撑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古之言鬼神者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如何言語亦不曾見道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氏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耳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假使實有所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人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